

# 「支聯會」拒交資料欲蓋彌彰

「支聯會」是西方在香港扶植的代理人，與外國勢力密切聯繫，參與甚至組織反中亂港活動。可是，在香港國安法下，西方以往的「代理人策略」已經此路不通，任憑這些外部勢力的代理人組織拒絕警方國安處調查，最終也必受到嚴懲。

黎子珍

警方國安處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去信「支聯會」常委，要求他們最遲於9月7日向警務處處長提交成員名單、收支情況等多項資料。「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昨日卻在記者會上揚言，不會向警方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保安局隨後發聲明指，注意到有團體公然表示，將拒絕配合警方依法根據香港國安法下的實施細則附表5提交資料的要求，對此作出嚴正警告。保安局指出，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所造成的後果嚴重，必須採取措施以防範和制止有關行為。為了有效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執法人員有需要取得有關某些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資料。

鄒幸彤在記者會上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交相關資料，明顯是作賊心虛。只要調查「支聯會」資金往來記錄、以往的會議記錄，不難查出外國勢力是如何控制「支聯會」，從而揭

露「支聯會」與反華勢力的關係。

警方認為「支聯會」的骨幹成員符合「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法律定義，有充分事實根據。「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都與外國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參與甚至組織一系列反中亂港活動。

## 收取外國資金搞破壞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翌日，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乞求美國制裁香港和國家、支持暴亂活動。而同日美國國會即通過《香港自治法》，時任總統特朗普依據該法對內地及香港部分官員進行制裁。

同樣由李卓人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自1994年始，每年都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申請資助，金額約1,300萬港元。「支聯會」副主席鄒幸

彤2012年至2018年，出任與NED關係密切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執委和公司董事。她又於2016至2017年期間，多次出席「藏獨」活動。

何俊仁是美國中情局在港、台等地所設反中組織「華人民主書院」的董事，該組織曾於2014年邀請「台獨」分子來港進行所謂「抗爭培訓」，終釀成爲期79日的非法「佔中」。香港國安法出臺後，何俊仁依然不斷參與該組織主辦的反中活動，與一眾海外反華分子聯繫密切。

## 無視香港法紀煽仇恨

詳細分析警方方向「支聯會」等人發出的通知書，就知道這是針對「支聯會」關鍵人物作爲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問題。涉及的組織有很多，這些組織長期接收外地政治組織，例如NED的資助，組織反華或反特區政府的活動。

此外，「支聯會」還於去年6月發起集會，連同海外反華分子在網上組建所謂「人權博物館」，將原本於線下非法展出的展品數碼化，意圖規避刑事責任，妄圖繼續向本港乃至全球散播反華訊息和煽動仇恨，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

「支聯會」等有關組織及人士的行為並非一般國際交流，而是與外部及境外政治性組織的勾結，涉及金錢或物質等經濟上的資助，爲該外部勢力在港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仍沒有停手。

在香港進入國安法時代後，「支聯會」依然不知收斂，繼續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支聯會」是西方在香港扶植的一個主要代理人，自恃有外國勢力撐腰，但在香港國安法下，西方以往的「代理人策略」已經此路不通，外部勢力的代理人組織必將受到嚴懲。

## 紓貧共富考驗治港者決心和胸襟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政黨建言

上周筆者在立法會提出「解決社會矛盾，消弭貧富差距」的議員議案。議案再提起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講話，希望香港在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能夠實現「四個期盼」的美好願景。對此，很多人聚焦在告別劏房、籠屋，認爲增闢土地、加建房屋，可紓民困，但這種看法是把香港面對的困局過分地簡化了。

普羅市民被迫選擇在地方狹小、環境惡劣的劏房居住，不能單單歸因於土地供應不足、建屋量不夠，反而要看爲何他們負擔不起環境適合的居所。根據政府統計處《2010年至2020年香港工資趨勢》，香港整體工資率10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4.4%，似乎不算大差，但扣除通脹後，10年間的實質工資增長，每年平均只有1%。同樣的10年，本地生產總值升了51%，恒生指數升了15%，住宅的租金升了35%，樓價指數升了109%。

數字反映，雖然整體經濟良好，但大部分市民卻分享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而且租金和樓價急速上升，工資增長追不上房價增長，令市民負擔百上加斤，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市民要住籠屋、劏房，不單單是土地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特區政府絕不能夠只當作房屋問題處理，而是要解決香港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最近內地

聚焦「共同富裕」的概念，很值得深受貧富不均困擾多年的特區政府參考。

中共建黨百年，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接續推進共同富裕的概念。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強調，共同富裕不是要搞「殺富濟貧」，共同富裕是「要繼續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兩件事情辦好」，讓全體人民富裕，不是少數人富裕。香港深層次矛盾的癥結所在，正正是蛋糕沒有做大，而且少數人吃了蛋糕的大部分，多數人只能分到剩下的蛋糕碎。

紓貧共富，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理念，本來非常切合本港情況。可惜共同富裕的概念，引起部分人士強烈反彈，更有人危言聳聽，硬把共富說成是「打土豪、鬥地主」，把正視階級不對等的要求，扭曲爲階級對立。愛國治港者必須放下個人利益的考量，以整體社會利益爲慮，要有打破困局，爲香港尋求新出路的胸襟和大志。

解決深層次矛盾、消除貧富懸殊，是特區政府必須承擔的硬任務，其間要展示出堅定不移的信心和決心，正視勞資關係和社會階級的不對等，糾正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推進共同富裕，消弭貧富差距，這樣才能爲香港根治痼疾、打破藩籬，爲市民謀求幸福，創建美好生活。

## 阿富汗戰爭敗局 美須深刻反思

浦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美國總統拜登8月31日宣布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並爲美國的撤離特別是爲自己在撤離行動中的種種失誤進行辯解。

美國在阿富汗的敗局，料將成爲拜登執政陰影，不利未來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建設，但拜登沒有完全退下來，反而宣稱美國將在撤離阿富汗後，集中力量對付新的更大對手，此話不僅是狂妄，更是窮兇極惡和愚蠢至極。

衆所周知，美國是世界上最好戰的國家。美國一直都在唱着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調子，自詡「和平衛士」，但實際上是世界最大的戰爭販子，世界和平與安全最大的攪局者和破壞者。

阿富汗戰爭是美國有史以來對外發動時間最長的戰爭，不僅耗費了至少2萬億美元，而且造成了美軍2,400餘人的死亡和2萬多人受傷，阿富汗20多萬人在戰爭中死去，數萬名兒童掙扎在死亡線上。美國先後出動了70多萬兵力，培植了阿富汗親美政府，但最終瓦解。美國在阿富汗作出了巨大投入，但始終未能戰勝區區數萬人的阿富汗塔利班。塔利班僅用10多天時間，就勢如破竹般地攻佔了首都喀布爾，佔領總統府，重新奪取了阿富汗政權。

### 華盛頓已得不到盟友信任

作爲擁有強大軍事實力的美國，被迫灰溜溜地逃離阿富汗，並在最終撤離中又遭遇極端組織ISIS阿富汗分支組織人員的炸彈襲擊，丟下13具屍體，美國的顏面可以說丟盡了。美國國內的嘲笑和挖苦輿論四起，讓拜登的日子很難過。

美國完全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決策行動，先是逼迫亞洲和歐洲盟友派兵參與阿富汗戰爭，之後又逼迫他們必須與美國同時撤軍撤人，給這些國家造成了很大被動和輿論詬病，被指對阿富汗乃至地區安全局勢極不負責任，帶來新一波阿富汗難民潮壓力，美國的盟友對於華盛頓的一意孤行表示了極大反感和不信任。

拜登在演講中表示要對阿富汗戰爭總結反思。事實上，面對這樣的窘境，美國也確實應該深刻反思了，

尤其要真正汲取慘痛教訓，否則歷史必定會重演。不斷尋找新的戰略對手和軍事敵手，只會讓美國製造更大的戰爭悲劇，更給世界和人類帶來種種災難。

### 刻意發動戰爭只會為慘敗鋪路

有幾個重大問題，是美國當局繞不過的：

一是美國究竟爲何要悍然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難道真的是爲了報復美國「9·11」事件的兇手？當初執政的塔利班政權並非不配合，而只是要求美方提供所指稱的「基地組織」等極端組織頭目策劃、製造「9·11」事件的具體證據，但美國至今也拿不出來，卻指責塔利班窩藏庇護其所名列表列的恐怖分子，這在道理上和國際關係中能說得過去嗎？

二是美國以反恐爲名向阿富汗大肆派兵，駐軍長達20年，難道一場針對阿富汗境內的恐怖分子的戰爭需要20年嗎？難道美國不是出於別的戰略目的企圖？

三是美國不斷對外軍事干預和發動戰爭，但從朝鮮戰爭以來，美國在這些軍事行動和戰爭中，表現越來越失敗，最終連僅有數萬人的阿富汗塔利班也鬥不過、打不過，要極其狼狽地撤出阿富汗，甚至最終不得不求助於阿塔政權的保護才勉強完成從阿富汗的全面撤離。美國究竟輸在哪裏，是軍事能力還是國際道義的完全缺失？

四是美國自以爲是，在別國套用美國政治模式，推廣美式民主人權價值觀，全然不顧其他國家的國情，這種強權政治能得逞？能持久嗎？

五是美國爲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總是在世界上製造對手敵手，不惜發動戰爭，美國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美國最終得到了什麼？這種惡劣難道還要在印太地區重演嗎？如果重演，美國能不再次徹底慘敗嗎？

不要相信拜登會真的認真反思阿富汗戰爭，拜登的反思主要是爲了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前任。如果美國上下尤其是當政者不真正深刻反思，洗心革面，美國不僅在過去的戰爭中是敗將，此次在阿富汗輸得精光光，今後也必將輸得更慘。

梁熙 民建聯常委

日前，成爲選委會當然委員的部分立法會議員會見傳媒，立法會的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指出，新制度下的選委會即將產生，開啓香港新篇章，正式實現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積極轉變；有立法會議員期盼將來選出的立法會議員或行政長官人選，能解決多年來積存的各種深層次問題，例如住房樓價過高。筆者認爲，香港要由亂轉治、由治及興，未來的立法會議員，必須能提出解決方案，解決好香港「三大難題」，包括完善國家安全制度、解決土地房屋以及貧窮問題。

首先，香港要由亂及治，國家以至特區的安全穩定絕對是當中的基石。國家安全制度要進一步完善，香港就要自行爲基本法第23條立法。筆者須指出，基本法23條立法與香港國安法不同之處，在於基本法23條理應能涵蓋「竊取國家機密罪」、「處理外國政治團體在港活動」等範疇，進一步確保香港的安全穩定；故此，來屆的立法會議員，應把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視爲議會工作的重中之重。

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當然就是土地房屋問題。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7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96.3，指數距離2019年5月的歷史高位只相差0.15%，樓價隨時衝破歷史高位；細看相關數字，市民要在港島區買一個面積430平方呎或以下的「上車盤」，平均售價竟要775萬元。市民可否不買私樓

而輪候公屋，答案也是相當難得清，即使撇除收入和資產門檻，一般公屋申請者平均要輪候5.8年，在計分制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更隨時要等十幾二十年。不能「上車」，又不能「上樓」，市民該如何是好？

關於土地房屋問題，筆者近期公開論述過不同的解決方案，撇開「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其實我們還有不少土地選項可考慮，例如面積或達2,400公頃的新界祖堂地，如能釋放當中的土地力量，理應可以興建36萬至62萬個單位，容納百萬人口。最近，筆者又在研究面積超過16,000公頃的「綠化地帶」，只要發展3%的「綠化地帶」，即可以興建接近27萬個住宅單位，能容納60萬至75萬人居。其實，香港不是欠缺土地，而是缺乏有效的規劃、堅定的執行意志。

最後，也是極重要的一點，就是香港要解決貧窮問題。政府以至立法會的功能，可以透過推行不同的社會政策，來實現「財富再分配」的政策目標。香港貧窮人口近150萬人，疫情之下又有近20萬人失業，政府是否需要推出按「人頭」計算、有上限的失業援助金？長遠而言，到底香港在扶貧政策上，又是否停留在提供「安全網」的策略？筆者早前應媒體邀請進行了一場「兩日一夜劏房體驗」，能夠跟各位官員、議員說一句，居住在不適切住房的基層，生活比他們想像中，還要艱苦十倍甚至百倍。

江樂士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瑰寶，司法機構的成功之道在於它能夠獨立解決爭議，透過嚴謹機制作出裁決。

可是，2019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後，不斷有海外政客企圖透過各種渠道抹黑、詆毀香港司法制度，使香港司法面臨挑戰。英國更以此作理由停止向香港出售人群管制設備，中止兩地之間的逃犯移交協議，一些英國政客更妄言稱：英籍法官在終審法院任職會讓外界認爲「英國與破壞法治的制度同流合污」。可是任憑他們千算萬算，也算漏了終審法院外籍法官們的正直立場，一再表明不會因爲政治因素而違背良心，任由政客擺布。

自2017年起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澳洲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范禮全表示無意辭職，指自己非常欣賞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其他常任法官致力維護司法獨立；另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加拿大前首席法官麥嘉琳也堅守原則，認爲終審法院嚴格遵照法律作出專業裁決，一眾法官秉持公正無私的司法傳統，專業水平傲視同儕。最近范禮全和麥嘉琳連同另外兩位法官廖柏嘉和華學佳接納終審法院委任，延續任期3年。

此外，在2019年加入終審法院的英籍法官岑耀信，也力挺香港的司法制度。他在3月18日去信報章，指出要求英國法官不再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呼聲，目的在於向北京施壓。他表示香港國安法對人權已經作出明確的

保障，而外籍法官從事香港法院的工作更能彰顯公義。另外，他強調自己身爲香港的法官，會以服務香港市民爲己任，以市民利益而不是英國政客的意願爲依歸。

面對司法界的仗義執言，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與外相藍韜文以及司法大臣巴克蘭經過商議後，在8月27日宣布他和副院長賀知義將會繼續留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職，同時確認香港「很大程度上」維持司法獨立，這對香港來說意義重大。

英國反華勢力難以接受香港司法獨立此一現實，自然對韋彥德的言論和決定不滿。例如工黨影子司法大臣范克林污蔑稱：韋彥德和賀知義不應被一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破壞法治」的政府所利用。反華組織「香港觀察」的總監帕特森也污蔑韋彥德「爲一個失去法治的地方洗白，丟盡英國的顏面」。「香港觀察」另一成員裴倫德荒謬地指稱：韋彥德的決定不是出於維護法治，而是在香港操業的英籍律師施壓所致。

范克林、帕特森和裴倫德等，之所以難以接受客觀持平的觀點，是因為他們的反華論調會被戳破。韋彥德的決定是香港法治的一個小勝利，但黑暴和境外勢力不會就此罷休，威脅仍然存在，必須加以防範。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立法會必須解決的三個難題

港司法獨立獲外籍法官肯定